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两个战友

林蔭梧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次

我們的指揮員	朱良伙	1
海邊青松 卢如春 丁山 張俊濤 李伯良		7
两个战友	林蔭梧	35
英勇的 175 艇	尹和云	45
英雄炮长尹大安	潘曉晨	70
勇敢的艇长	潘曉晨	77
真正的战士	中 彬	86
頑强的斗士汉德玉	郁 燕	92
搖摆在火綫上的电话兵	东 山	97
干劲冲天的炊事兵	高 源	103

我們的指揮員

朱良儀

前綫的夜，並不平靜。海面波浪翻騰，不時閃過探照燈的光柱，宣傳彈斷斷續續地爆炸在金門島上空。

一個指揮所里，有綫電話、無線電話同時工作着，图上作业很緊張，偵察參謀不斷把敵艦各炮連的方位、距離報告給指揮員。

指揮員張繼明，一直沒有離開過指揮台一步，一支接一支地點燃香烟，有時猛吸幾口，燒得烟卷滋滋發響，有時卻任它夾在手中，燃到燒疼指頭。

“蔣介石真想好事，夜間偷運能成嗎？”他一面自語着，又好象是在對大家說話，一面拿起兩腳規，親自在图上計算着目標。“堅決把它轟出去！”指揮員下了決心，他從參謀手中接過電話

耳机，向各炮群布置射击任务。

夜战又开始了，千百門大炮同一个口令，向料罗灣怒吼，霎时，海上砌起了一道火墙。三艘敌艦被轟出来了，一艘美字号运输艦还挨了两发炮弹，狠狠地发着求救信号逃向外海。

“胆小鬼，真不經打！”張繼明用指头捻灭了香烟。这时，桌上的馬蹄鐘已指向深夜三点多了。

“歇一会儿吧，首长！”实在，从那天基地司令員来布置炮兵战斗任务起，他接連有几夜沒闔眼了。

“哈，抗不了啦？小伙子，我还行呢！”他幽默地說着，又把搜索鏡轉向料罗灣，眼睛湊上接目鏡去。整个金門島还沉在夜幕里，一片黑暗。其实，張繼明对料罗灣是熟悉透了。那里是碼頭、倉庫、錨地、船塢……記得清清楚楚的。我知道，他現在不是真想观察料罗灣，而是想把思想集中起来，計劃一个新的战斗方案。經驗告訴他：敌人偷运不成，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，美字号轟跑了，又会有什么新花样。才熄灭分把鐘的香烟又燃起来了，一縷烟霧漫上他皺紋深深

的額頭，他沉入深思。一次新的打擊又將臨到敵人的頭上了。

我望着指揮員日漸消瘦的臉，望着他那布滿紅絲卻又炯炯有神的眼，不禁深深為他那不避艱苦，永遠旺盛的革命意志所感動……在緊張的戰備階段，他常常深夜到各連檢查戰備，布置作戰任務。一天深夜，下着大雨，汽車陷在泥濘里，他就卷起褲筒，踏着爛而滑的小道趕路，邊走邊說笑的，使跟隨的參謀們都忘記了疲勞。返回指揮所，還沒有喝完一杯熱茶，又赤着腳跟電話兵一起去架綫，電話兵不讓，他說：“別嫌我外行，我學得可快，等着瞧，保險合乎規格。”是啊！他身上總有一股使用不盡的力量。

還在一九四九年穿着黃軍裝的時候，他就當上了海軍，他的“艦隊”是一列機帆船，船上裝着戰防炮、迫擊炮這樣一些步兵武器。指揮員張繼明就領着這只“艦隊”奔馳在海面，肅清了蠟西列島附近的海匪，趕走蔣賊大兵艦，維護了祖國領海的安全。困難和他是老交情了，可是他從沒向困難服輸，他常說：“困難，它怕人！”

他患有嚴重的關節炎，坑道生活使病情加

重了，腿痛得走路也困难。很多人劝他去住医院診治一下，他却說：“这么熱鬧，每天都有‘好戏’看，你們要轟我走呀？”今天就是他正在針灸治疗时，战斗打响了，他連忙扶着牆来到了指揮台，可銀針还扎在腿上……

“对，就这么办！朱參謀拿張海图来。”指揮員坚定的声音把我的思路打断了。我立即把准备好的海图递过去，只見他的手指点在敌人水陆两用汽車的集結点上。要揍“小王八”啦，我心里暗想。說起敌人的水陆两用汽車，那真是敌人被我們封鎖后，用来海上駁运的最狼狽、最狡猾的工具了，它的体积小，数量多，灵活性又大，常常突如其来的进行偷运，对付起来，真有点棘手。

“对！敌人狡猾，我們就要先做好准备，朱參謀請各炮群指揮員来开会。”他心里已經有譜了，可不願草草地决定。他常說：“凡事得依靠群众，人多出諸葛。”

战斗确定了，張繼明拿着記錄本走到我面前。

“朱參謀，把我們的計劃向基地作战室报告

一下。”

东方泛起了魚肚白，天蒙蒙亮。張繼明扶着搜索鏡，看見外海踉踉跄跄地駛來兩艘中字号敵艦。

“命令各連進入戰備，加強對料羅灣的觀察！”他立時下達了命令。果然，敵人完全按照他的分析行動了：中字号運輸艦還在遠海運動着，一大群“小王八”就蠢蠢地迎上前去，想趁清晨視度不良給我們來個出乎意外、措手不及，弄個空載出去，滿載歸來。愚蠢的敵人那里知道，他正好投入了我們的羅網。

“來得好，發現目標！”從望遠鏡里看，“小王八”在海上激起點點浪紋，只不過象海上飄過一片落葉，很難發現。可是第一只才露頭，就沒有逃過指揮員的眼睛。張繼明象個老獵人一樣，靜等着上餌的“野獸”。指揮台每個人都屏聲靜息地等待他的命令。

“一只，兩只，三只……”張繼明輕輕地數着，手里捏着的那支香煙，一口沒吸，又快燒到頭了。

“到時間了！”只見張繼明把香煙一擲，天空

立刻爆发起一陣春雷，我們的炮火又狠又准地向水陸兩用汽車群飛去。巨大的水柱升起，只見一只只“小王八”一顛簸，就被浪花吞沒了。

“打得好！迎頭截擊！”指揮員興奮地喊着……

戰鬥很快結束了，敵人付出了沉沒七輛、負傷三輛水陸兩用汽車的代價，換得又一次失敗。

太陽從海邊升起來，照得海面金燦燦的。陽光穿過了望孔，射到指揮台上，尋找着指揮員張繼明的面龐。他一點沒有睡意：“哈，料羅灣里可不准他們自由行動。”爽朗的笑聲驅走了清晨的寒意，指揮員又渡過了一個不眠之夜！

陽光歡躍在張繼明的面頰上，紅紅的光彩映上了我們每一張臉，大家神采奕奕地享受着勝利的喜悅。我在想：每一次勝利里，包含着我們指揮員多少艱辛的勞動啊！

海 边 青 松

——記英雄战士安业民

卢如春 丁 山 張俊濤 李伯良

以党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最高的利益，关心革命、关心集体、关心同志甚于关心自己，这是党所教育下的人民战士的优美品德；英勇顽强，坚韧不拔，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战斗作风，是党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。福建前线的前线安业民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董存瑞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黄继光等无数革命先烈就具备了这些品德，继承了这个传统。

——譚 政

一九五八年夏天，金門蔣軍又向我开炮了，打死了船上的漁民，炸毀了海岸上的和平村庄。

勤勞善良的沿海人民怀着悲憤和期待，看着自己的子弟兵，要求給受害的人民报仇雪恨。

海岸炮兵战士們早就抑制不住心头怒火。打吧，打吧！他們成群地圍着他們的首长，請求战斗任务，要求下达射击的命令……

連长宋思儒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二等功臣，一天晚上，他坐在山坡上給战士們講战斗故事。青年战士安业民，完全被連长的故事吸引住了。月亮光照在他的臉上，濃眉下一双眼睛閃閃发亮。

后来，听故事的人都漸漸散去，他却还在那里沉思默想，呆呆出神。連长关切地走近他的身边，撫着他的肩膀。

“連长，我坚决向你保証，在战斗中，一定象上甘岭的英雄一样，經受住任何考驗，爭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”安业民轉过臉来坚定地說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严惩蔣軍的命令终于傳達下来了。

安业民抑制着內心的激动，坐在半圓形的炮护板后面。这时候，这个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

的青年炮兵深深地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。他操縱的方向盤要是稍差分毫，炮彈就不能在敵人頭上開花；他的右腳要是遲蹣一步，炮彈就不能及時發射。射擊開始前，排長特別提醒各號手注意自己的職責：“在戰鬥中一旦射擊暫停，瞄準手一定要把炮身轉回隱蔽的位置！”這句話，就象鋼印一樣烙在了他的心間。

我們的火炮開始了猛烈的射擊，千百道火箭飛過了海峽。

炮身在急劇地伸縮，大地在顫動，海洋在呼嘯，敵艦周圍掀起了千萬條水柱。

“敵艦中彈！”

“敵艦起火！”

我軍陣地上發出了一片歡呼聲，人們的戰鬥情緒更加奮發了。火炮在進一步施展出它的威力，這群最前哨的海岸大炮就象一把利劍刺向金門島的料羅灣，成了對敵人致命的威脅。這時，敵炮向我方陣地進行了集火射擊，彈片打得炮護板嘩嘩響。一塊彈片迸在炮長尹大安的小腿上。炮長為了不讓同志們看到，一聲不吭地放下卷起的褲管，把傷口蓋住。可是，站在他對

面的战士终于发现了顺着他的裤管流下的血，
嚷道：

“炮长，你负伤了！”

“别嚷！”炮长尽量压低了声音，严厉地说。

炮长、共产党员尹大安的顽强精神感染了
每一个炮手，仇恨的炮弹更加迅速地飞出炮
口。

突然，大炮右后方贮放的药包被一块弹皮
打着了，顿时阵地上燃烧起熊熊的火焰。

“射击暂停，马上散开！”炮长尹大安发出命
令。

这时，炮身还暴露在左面，要是不把火炮转
回隐蔽位置，很有可能被敌弹损伤；要是把炮身
转回，那末动手转回炮身的人就来不及躲闪直
冲着他脊梁扑来的烈火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
安业民毫不犹豫，双手飞速地转动着方向盘。
火，扑上了护板；火，扑上了炮身；火，也猛烈地
扑到他身上，炮身还在转动。火焰已燃遍了他
的身体，炮身还在转动……直到转回隐蔽的方
向。这时，安业民才想到自己需要摆脱危险，
但他已成了一个火人。他全身带着熊熊火舌冲

出炮位，就地翻滾，同志們也急忙帮他扑打，身上的火总算熄灭了，皮肉却受了重伤。眉毛、头发被燒掉，几乎变成灰烬的水兵衫和皮肉粘在一起，周身皮肤大部分被燒伤了。这时，他只觉得天旋地轉，剧痛难忍，头脑一陣陣昏眩……

安业民睜开了眼睛，在炮彈呼嘯中，营政委站在他的面前，端給他一杯开水，劝慰他：“安靜地休息，同志們一定替你报仇！”这慈母般的声音，使他感到无比的温暖，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

“繼續战斗，狠狠地打击敌人！敌人打一炮，我們还他十炮！”这是炮长发出的命令。“好，决不讓敌人逞凶！”政委一把沒抓住，安业民光着燒伤的身子，搶先奔上了炮位，更加迅速、坚定地做着瞄准手应做的每一个动作，送出了一串串炮彈。

“安业民，你下去，我来干！”副炮长从彈藥庫跑来接替他。安业民头也不回地說：“我能完成任务！”

十分鐘后，副炮长又被政委派来替換安业民。安业民大声地回答：“請首长放心，保証圓

滿完成战斗任务！”随着火炮发射的火光在弥漫的烟尘中一闪，副炮长瞅见他红肿的两眼闪闪发亮，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指针。腰杆挺得笔直，两只烧伤了的胳膊紧粘在方向盘上，全身显出从来没有过的虎虎生气，就是眼前山崩下来，也不能叫他低头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……

三十分鐘过去了……

安业民坚持战斗了四十分鐘，直到战斗胜利結束。

这是什么样的四十分鐘啊！他需要有多么清醒的头脑，才能不错一个发射的口令；需要有多么敏锐的眼睛，才能对准细小的瞄准指针！但是，副炮长当时在背后注视着你好一会，看到他的动作是那样准确，两个瞄准指针重迭得那样一致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战斗职责。后来連查驗他伤势的医生們都觉得不能想象：要有多么巨大的毅力和頑强性，才能支持这个重伤的身体坚持战斗四十分鐘啊！

金門島上騰起了漫天烟火，敌人的陣地变成了哑巴。

射击停止了。战士们开始擦拭火炮。安业民被烧伤的脸高高地浮肿起来，副指导员带来了担架劝他下去休息。安业民的两只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了，他怕副指导员要他离开炮位，连忙抓起身边的一块擦炮布。

“不，我能看见，我在擦炮！”可是他伸出去擦炮的那只手却扑了个空……。

“安业民，你是个共青团员，应该服从命令，养好伤再来战斗。”副指导员的这句话，再没有讨价钱的余地了，安业民这才离开了阵地。

安业民躺在阵地的包扎所里，朦胧中觉得有人在替他擦拭脸上的血迹。

“谁？”安业民想看，可是睁不开眼睛。

“我……小紅。”小紅，这是支援他们阵地作战的女民兵吳秋紅。这个家住圪头村的姑娘，从炮战一开始，就跟着支前群众来到了海岸炮阵地，替战士们洗衣服、送开水，冒着炮火抢救伤员，扛运炮弹。她已经叫得出很多战士的名字，亲密得就象一家人一样。现在，她看到安业民伤势这样重，忍不住抽泣起来。

“小紅，別哭，我沒关系。明天我还要参加

战斗哩。”

.....

“小紅，你不是喜欢唱歌嗎？……唱一个吧！……”

小紅这才勉强忍住了哭泣。

安业民狠勁咬了咬牙，断断续續地哼了起来：

海岸炮兵勇——敢——坚——定，

.....

祖国把海岸……交給……我們，

海……岸就是……我們的共同生命……

二

安业民被送到了医院。經過医生診斷，燒伤面积达百分之六十，是严重的三度燒伤。护士整日整夜地坐在他的床前，减热的风扇不停地轉动着，輸血在不断地进行。

但是，安业民还在昏迷中。他翻来复去地說那几句：“一定要回去！”“替同志們报仇！”

“打！”

有一次，安业民从昏迷中醒来了。他看到了自己亲爱的政委和指导員，他們带来了战士們在战斗暫停的几分鐘里写的慰問信，带着人民群众送到連队的慰問品。

安业民的第一句話就是：“政委，我沒有完成任务。同志們怎么样？”政委湊近他的臉說：“你打得很好，同志們正在为你請功。”

“我比起大家差得远了，没有什么可以立功的。”安业民吃力地吐出这几句話。

后来，安业民听說同班战友、团小組长顏惠恩也負伤住在医院里，他再三請求护士找顏惠恩来談談。护士拗不过他，只好把腿部負伤的顏惠恩背了来。安业民一看到顏惠恩真是亲热极了，他不断地說：“顏惠恩，你可来了……”說着，他看到顏惠恩斜倚着的身子很不舒服，連忙請求护士替顏惠恩放得舒服一些。他这才絮絮不休地說了起来。

“顏惠恩，你說多气人！才开始战斗，我就下来了……”

“我們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！”顏惠恩也